

【有所思】

## 月在我家

□牟民

到底是中秋了，白日的热一到太阳靠山便减了锐气。风也少了帮凶，表现出它凉意的真诚。农忙的果农，除了给早果摘袋、掰苞米，还要趁着刚下过一场雨的好墒情薅花生，稍一停顿，干了地皮，花生就得锄刨犁耕，那就费功夫了。农活儿摞压在一起，遇到中秋节，人们并没有隆重欢度的意识，也没闲心去赏月，等月出东山，依旧在山里忙活。人不看月，月却凝视人间。

一天的活儿干完，收拾完了，才开着电动车回家。男人收拾杂乱的院子，摆出饭桌，倒一杯凉水，慢慢喝。抽烟的间隙，拿一头大蒜扒皮，在蒜臼里捣碎，预备拌凉菜。女人打开液化气炉，炒个辣椒或者芹菜，不到半小时，菜端上桌，男人也把拍碎的黄瓜和撕碎的烧鸡拌好，月饼摆在眼前。月亮恰好亮在屋脊上，院子里一片雪白。男人倒一杯酒，双手捧着，向地上洒三滴，嘴里念叨着啥，不甚清楚。女人也倒一杯酒，轻轻抿一口，身上的沉重消了一半。抬头望月，农活的繁重瞬间便被月儿收去了。低头喝酒，月光竟在酒杯里。

这一幕，便是农村许多夫妇的节日剪影。孩子们走出土地，在城里成家立业，大都隔一年回来一次，已经习惯了在外过中秋节。

父亲九十五岁那年八月十六去世，母亲多年的病体加之悲伤，竟就躺在了炕上。我们轮流回家伺候母亲，除了她过生日、过春节，我们兄妹五个会一起团聚，余下的日子，便只有母子或母女相伴。母亲在时间的抚慰中，也逐渐淡漠了悲伤，慢慢起身下炕，拄拐行走。

转眼，中秋节到了，今年轮到我在家伺候母亲。按照往日的规矩，母亲会在早晨做擀片汤，用葱花爆锅，掺上芋头，这叫芋头搅面汤，寓意搅住余福。中午是大米饭、猪肉炖粉条。晚上要做四到六个菜，黄瓜拌烧鸡是必有的。

晚上，我照例做了四个菜，一一摆在饭桌上，母亲却忽然说：“孩子，咱娘俩到平房顶上吃去，好不好？”我误认为听错了，盯着母亲看。

母亲说：“我想正儿八经地看月儿。”

我有些犹豫，怕九十五岁的母亲上不了房顶，又怕出事。

母亲拍拍我说：“没事，今天的月儿好，它会保佑咱的。”

我把桌子和饭菜搬到平房顶，再搀扶母亲慢慢上去。母亲盘腿坐下，望一眼四面，拍拍双膝道：“孩子，月儿全来到咱家里了。”母亲要我倒半杯白酒，洒几滴在一旁，自己喝了一口，说：“真好，五年了，我今天才看清了这么大的月亮。这跟那年在苞米地边一样的滋味。”

忽然记起那年庄稼丰收，赶在中秋节，我们兄妹一起回家帮忙秋收，薅完花生后，傍晚又砍苞米。父亲舍不得时间，让母亲把饭送到地边，饭菜很丰盛，地面铺了塑料纸，我们席地而坐，边吃边说着农活。月儿把光洒到我们的脸上、手上。母亲说，月儿下来了。我们才想起看月。饭后，接着砍苞米，月儿明亮地照着我们。

我被母亲感染了，也感觉月亮怎么这样大，这样圆，真的是“月是故乡明”。没有地面参照物，无房子、无墙阻隔，它完完整整地、圆圆地举在头顶，仿佛真要掉下来的似的，伸手便可以够到。

母亲仿佛变年轻了，花白的头发似瀑布流泻，有了精神。我们吃着饭，村里家家传出香味儿，忙碌的村人正在做饭。月儿静默地看人间，虽不语，却以最美的祝福赞赏这乡间的中秋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作家协会会员，高中退休教师)

【在人间】

## 秋收与团圆

□高绪丽

一条条熟悉的马路，一个个常年不变的路口，我把视线探出窗外，任凭记忆与眼前景物慢慢重叠。“这个时节，前面的村子旁，会有位老人，蹲在那里卖自家产的葡萄。”车子经过时，果不其然，真的有位老人守着几串葡萄，蹲在路旁叫卖。遗憾的是，我端详了半天，一无所获，不记得这位老人是否还是昔日的老人，只知道路还是昔日熟悉的路，那个卖葡萄的摊位也还在老地方。

一瞬间，我恍惚有一种错觉，时间曾被定格在了过去的某一个刹那，没有往前移动。我莫名惊慌起来，记忆深处好像藏着一条深不见底的裂缝，许多我不忍直视的往事正在被偷偷地扔进裂缝里。从踏上这条熟悉的回家的路开始，我便像一个正在恢复记忆的半失忆人，与昔日的磕磕绊绊不断作着纠缠。

久居城市的人，离庄稼和野草远了，触摸不到时节的脉络，人的感官也变得迟钝起来。车子刚在家门口停稳，一个熟悉的身影从门里小跑过来，孩子也同时拉开车门，冲了过去。母亲抱起比她高出半个头的我女儿，喜笑颜开。父亲接过我手里的东西，说：“我们在地里忙活，听说你们要回来，你妈妈也顾不得手里的花生，嚷嚷着要早些回来，要赶在你们到家之前迎接你们。”做了妈妈后才知道，在母亲眼里，我们永远是她心底深处触摸不到的柔软。

家门口的那棵枣树，依旧硕果累累。我站直身子，轻轻一跳，够下两个枣来，往衣角蹭一蹭，直接扔进嘴里，嘎嘣一口，还是那么甜。母亲站在一旁笑眯眯地说：“街门口是今年6月份刚打的水泥，旁边那棵小的枣树那会儿被砍了，只留下这棵大的枣树，留着给你们解馋。”我伸出手来，为母亲捋捋额前的碎发，母亲头上的白发不知何时又多了些，我有些心疼，话说出口，声音也有些发颤，“还染发吗？”母亲不自觉地摸摸自个儿的发梢，说：“不染了，随它吧。”口气里净是无奈。

秋收的活计不等人，地里的花生，只晚收了一天，熟透的花生已经大半掉进了地里。母亲说，她与父亲就差跪着把它们都捡起来了。母亲还说，收完花生，收完玉米，就要忙着摘苹果了。一年的收成就在这几天，秋收刻不容缓。我听后，心里说不出的难受。庄稼地里的活计，正在一点一点吞噬父辈们的生命，他们卑微地、讨好似的从地里讨食，以此滋养着我们这些儿女。而我们衣着光鲜的背后，又有几人真正懂得他们的辛劳与深情！

母亲从旁边的小菜园里割了一把韭菜，我们母女一边聊天一边择韭菜。有人从门前的小路经过，跟母亲打招呼，母亲应了。那人走出很远，母亲说那人的孩子上个月才结的婚。我含糊糊糊听着，约摸记得那人大概住在后面往西的一个胡同里，其他事情已经与记忆衔接不上。令人奇怪的是，我开始喜欢上听母亲跟我唠叨了。

当鸟儿停止了歌唱，夕阳在天边收起最后一道明亮，小村里的夜幕也准时降临。我与母亲动手揉面包饺子，做下酒菜，父亲陪着他的外孙们一起，坐在院子里的月亮底下讲故事，讲嫦娥的故事。我凝神听了一小段，故事的逻辑性不严谨，语言也不生动，偏偏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。一轮明月颤颤悠悠越爬越高，笑盈盈望着万家灯火，天上地下，一派祥和。

良夜景喧喧。我拿出一盒妹妹带回来的包装精致的月饼，找出大家喜欢的口味，然后把每个月饼切成四块。孩子看到了，有些不解，问：“月饼为什么要切开呢？”母亲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我们分到手的不仅仅是月饼，我们聚到一起，才是团圆啊！”

明月清风，天空地净，圆圆的明月照亮窗前。孩子们早已吃饱，跑到别屋玩作一团，我们齐聚一堂，杯筹交错，其乐融融。忽然有人惊呼，原来，我们面前的杯子里，不知何时，也住进了一轮圆月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烟台作协会员)

【浮世绘】

## 少年明月归

□李晓

在我们一生见过的月亮中，哪里的月亮最让人难忘？是故乡的月亮，它把模糊的岁月唤醒，把浑浊的记忆照亮。

12岁那年的中秋夜，我沿着一条月光洒满的山路出走了。我想一个人去远方。这故土山坳里的日子，有时让人感觉近乎于被囚禁。我望着天上的月亮，月亮走，我也走。半夜，我找到山路旁的一个山洞，钻到里边去睡觉，准备第二天在晨光中继续前行。我要徒步去县城，然后去更大的城市。凌晨时分，我被惊醒了，听见有人高声喊我的名字。松涛声中，我听清楚了，是三叔的声音。我从山洞中跑出去，大声叫：“三叔，我在这儿！”山洞里的露水，把我的衣衫打湿了，我蜷缩着身子，从簌簌晃动的枝叶缝隙中去望那一轮月亮，它在深夜里更亮了。疲倦之中的我已经不想去县城了，去往大城市的路肯定很远，它远不是一个少年的脚步能够抵达的。

我跑到山路上，三叔冲过来，一把搂住了我，喘着粗气喊：“你这个娃

娃呀，要把你爸妈搞疯啊！”我被一群高举火把的人簇拥着回了家。在天上一轮明月的照耀下，火把在风中燃得呼呼作响。

我妈扑过来抱住我，带着哭腔问：“二娃，妈是不是没好好待你，你要离家出走？”我惭愧地说，妈，我错了，我只想出去看看。我躺在床上，透过木窗看那轮月亮，月亮似乎咧开嘴，在嘲笑一个少年的幼稚举动。一块薄饼带着芝麻的香气塞进了我嘴里，歪头一看，是妈，“二娃，这是你三叔给你的，就这一个饼子。”

早晨起床，我走到屋后的山坡上，仰望天空，昨夜的月亮早已隐入云层不见踪影。我知道，早晚有一天，我要离开这里，去看城市的月亮。

前年中秋前夕，少年时代的几个乡下伙伴在微信朋友圈里早早晒出了一轮明月。那轮明月不是故乡上空的，它采自网络中让无数人仰望的中秋月亮。我留言：回老家吧，看一看那轮山顶上空的月亮。

中秋夜，少年时代的三五个伙伴，如今已到了两鬓间悄然飞霜的中年季节，我们聚在一起，沉默着坐在山

梁上，再望那故乡久违的明月。从当年那条山路上离开故乡的少年们，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好好望一望这轮明月了。在城市里，或许我们都有了某些世俗意义上的收成，但一双眼睛，在红尘滚滚中已经被磨练得浑浊而世故，即使偶尔望一望月亮，也是在心事重重中潦草完成，更多时候，是在紧张地望着手机屏幕，生怕漏掉一个消息。

那夜，故乡的月亮还在，月光倾洒在秋收后的田野上。我说出了那年中秋夜出走的秘密。那时，我是有些厌倦故乡的贫困了，开始嫌弃那些一辈子在泥土里翻滚的乡人，我要去很远的地方，打开一片新鲜的天空。中年男人们发出一声轻叹，纷纷说起当年都有过这种想发奋离开故乡的感受。

离开又归来，内心或许已生了一层厚厚的老茧，但如今沉淀下来的，还有那一片少年的月光，它曾经被我们忽视和嫌弃。在经过了岁月的天光云影后，故乡的月亮，终于被我们变得宽厚慈悲的心肠接受了，拥抱了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现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